

从《史记》文本内考论汉高祖生年问题

王 强¹

【内容提要】汉高祖刘邦生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个依《史记集解》引皇甫谧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 256 年）说，另一说依《汉书·高帝纪》注引臣瓚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 247 年）说。今学界多依皇甫谧，而主汉高祖生于公元前 256 年。本文倾向臣瓚说。本文从《史记》文本中搜集史料，加以考论，与前此学者论述线路不同的是，他们是先列出皇甫、臣瓚两种说法，再用后世文献及《史记》文本来佐证两说孰是孰非；而本文的论述线路正好相反，是先搜集《史记》文本中相关高祖生年的史料，并分类析论，对汉高祖生年先做出大概的锁定，再参照上述已有的两种说法，来推定汉高祖生年。

【关键词】汉高祖 刘邦 生年 皇甫谧 臣瓚

一、前 言

汉高祖刘邦生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个依《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 256 年）生，汉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崩，寿六十二。另一说依《汉书·高帝纪》注引臣瓚云：“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以汉十二年（前 195）上推其生年，则在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 247 年）。今学界多依皇甫谧，而主汉高祖生于公元前 256 年，一些权威辞书亦如之。董家遵先生《汉高祖生年考》一文集两说详论之，认为公元前 247 年说为宋及以后某些人力主者，而宋人赞成此说的依据是“阴极阳生，阳极阴生之理”，认为秦始皇即位，则汉高祖出生。于是董先生认为此实是“中世纪时代迷信的产物”。²董先生认为公元前 256 年说是“客观事实忠实的记载”。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论断，到 90 年代，有曾维华先生《汉高祖刘邦生年考》一文，亦主公元前 256 年说，其文章的结论是：“据现有的线索看，应宁信刘邦生于公元前 256 年之说，而不信生于公元前 247 年之说。”³曾文基本是重复董说，其论据亦未超出董文。曾文刊出后，有张振台先生撰文《驳汉高祖刘邦生年考》，认为曾文的论据不足以说明汉高祖生于公元前 256 年，其文章结论是：“现有的史料对刘邦生年的两种说法均无必然证实或证伪的作用。欲确证刘邦的生年，还有待史料的新发现。目前我们应遵守思维规律的矛盾律，老老实实的承认：刘邦生年的两种说法是不会同真，但可能同假的反对关系命题。在论据不足时，不能宁信一个，不信另一个，

¹ 【作者简介】王强（1959- ），男，汉族，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² 参见董家遵《汉高祖生年考》，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三期，第169页。

³ 参见曾维华《汉高祖刘邦生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而应对两个都存疑。”⁴

要之，关于汉高祖生年考论的文献依据盖有三类，一类是原始依据，即《史记集解》所引征的皇甫谧的说法和《汉书》注引臣瓚的说法。第二类是后世文献中的说法，如董家遵引用的《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及钱时《两汉笔记》、徐天霖《两汉会要》、马端麟《文献通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第三类是《史记》文本内的证据，主要是《黥布列传》中黥布言高祖“老矣”以及论者对“老”之年龄段的认定，和依据《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对张良、项伯、刘邦三人年龄的推测。第一类文献给出了汉高祖生年的两种说法；第二类文献对两种说法各有一组支持系列；第三类文献只提供了推测的可能性，很难确认其对哪一方有“铁证”的支持力量。

第一类文献给出了两种说法，也就给出两种可能，即其可能一对一错，或可能全错。但皇甫谧是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或能及见汉代故文。而臣瓚究为何姓，众说纷纭，傅瓚、裴瓚……，莫衷一是。然无论何氏之“瓚”，均尝为朝廷秘书之类官员，或亦见汉家档案。故无论皇甫还是臣瓚，都有可能见到较为可信的原始文献证据，故不能遽然不以为据。但颜师古说皇甫谧述史常无据；近人赵光贤《亡尤室文存》的“序”中说：“唐时（皇甫谧）《帝王世纪》尚存，司马贞、张守节多引其书，以注《史记》，此类书多言前人所不知者，亦不明其出处，疑是向壁虚造。”臣瓚之说，也莫知所据，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殊难定讞。于是当旁求他途，以求支持。

第二类文献是分别为第一类文献的两种说法提供支持的。徐坚《初学记》卷 9、李昉编《太平御览》卷 87 引《史记》（按今本《史记》无）、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 1、卷 2 上，均支持公元前 256 年说（即皇甫谧说）；王应麟《困学记闻》卷 11 引袁文《囊牖闲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是支持公元前 247 年说（即臣瓚说）的。这类文献不过第一类文献所给出的两条线路的延续，缺乏辨证，没有太多学术意义上的考论。

第三类文献是《史记》文本中的史文，今见黥布、张良二说，略显单薄，且皆非铁证，说服力均嫌不足。

本文拟从第三类文献即《史记》文本中进一步搜集史料，并加以考论，与前此学者论述线路不同的是，他们是先列出皇甫、臣瓚两种说法，再用后世文献及《史记》文本来佐证两说孰是孰非；而本文的论述线路正好相反，是先搜集《史记》文本中相关高祖生年的史料，并分类析论，对汉高祖生年先做出大概的锁定，再参照上述已有的两种说法，来推定汉高祖生年。

导致《史记》中大量人物不知其生年的原因，是司马迁述史体例中没有后世史书中记述人物卒年时有“某某岁”字样。《史记》中能明确知其生年的往往是在叙述人物历程中偶尔言及其年龄，如项羽，述其起事时“年二十四”（《项羽本纪》）；刘濞在高祖十一年黥布反时“年二十”（《吴王濞列传》）；吕后七年（前 181）朱虚侯刘璋“年二十”（《齐悼惠王世家》），这都可以推知其确切生年。还有张苍，孝景帝前五年（前 152）卒时“百有余岁”，也可推知其生年。这只是很少的一些

⁴ 张振台《驳汉高祖刘邦生年考》，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第 50 页。

人能依据文本中给出的年龄去推知其生年的例子。其他一些人物，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汉高祖者，在文本中都无以推知其确切生年。那么必欲依据《史记》文本中的史料去推知人物的生年，则不得不用另外一些途径去推测，今求证汉高祖之生年，应从与其相关的人物中求之，在高祖与他人的关系中，一些关键词如“兄事之”、“父事之”“约为兄弟”等，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以与高祖有关系且知其生年的人物作支点，推测高祖生年。还可从高祖之父兄子侄等亲属关系中去寻求佐证。也可以从高祖和相关人物在可确知的时间段落中，史公对其年龄的形容如“老”“壮”、以及对其言行的描述来推测其当时的年龄，并由此推知其生年。今略述之如下：

二、《史记》文本中接近臣瓚说的依据述略

1、从刘邦两个兄长的年龄推算

先说高祖二哥的儿子，后来的吴王刘濞。《吴王濞列传》：“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甄，布走。”高帝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时刘濞年二十，上推其生年，是公元前216年。若以此再推其父刘仲的生年，依照古人三十而婚之旧制，若三十岁生刘濞，则刘仲生年在公元前246年。除非刘濞上面还有几个孩子，否则，即是刘仲四十岁生刘濞，其生年也只在公元前256年，这就和皇甫说高祖生年是同一年了。如果说刘仲三十四五岁生刘濞，刘濞后有弟刘广，刘濞前未闻有兄，但未必一定无姐，所以刘仲三十四五岁生刘濞是比较保险的推测。那么刘仲生年应在公元前251年左右。刘仲是高祖兄，以臣瓚说，高祖生于公元前247年，则若合符契，而以皇甫说，高祖生于公元前256年，自是不符。还可以说说刘邦的长兄之子刘信，《高祖功臣年表》说他“以高祖兄子从军，击反韩王信，为郎中将军。信母尝有罪高祖微时，太上怜之，故封为羹颉侯。”从击韩王信应在公元前201年，封侯在次年。以刘濞年二十从击黥布例之，刘信从击韩王信时，大概也应在二十岁左右。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221年左右。以此为支点，若其父20岁生他，则其父生于公元前241年；30岁生他，父生于公元前251年；40岁生他，父生于公元前261年。若依前刘仲三十四五生刘濞例之，则刘信之父或生于公元前256年左右。则刘邦三兄弟的生年依次为：大哥生于公元前256年、二哥生于公元前251年、刘邦生于公元前247年。臣瓚说就较为合理了。

2、张良与刘邦

前引董家遵、曾维华、张振台诸先生的文章，都提到张良与项伯的事情，即鸿门宴前项伯、张良与刘邦的一段故事，事出《项羽本纪》：

……沛公曰：“（项伯）孰与君少长？”良曰：“长於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刘邦问张良与项伯谁大谁小，张良说项伯大，刘邦马上说“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所以学者们就说张良一定会比刘邦大，否则刘邦不会一听说项伯比张良大就立即说要“兄事”项伯。因此又去探究张良的大概生年，由此来推出刘邦的大概生年。再由这个推出的刘邦生年与已有之

皇甫说和臣瓚说对勘，若与皇甫说近则是皇甫，若与臣瓚说近，则是臣瓚。

这条路线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张良生年的推算；一个是刘邦所说的“兄事之”到底是什么含义。

先说张良生年的推算。《留侯世家》载：“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悼惠王（一作“桓惠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 250 年。张良有兄弟，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 250 年之前，但也不会太早，因为传上说，其父平死后二十年，即公元前 230 年秦灭韩，在这二十年中，张良因“年少”而没有在韩国为官。所以最保守的计算，张良最晚应生于公元前 251 年（这前提是张良与其弟之间没有其他孩子，且其弟还有可能是遗腹子）。董家遵先生说张良可能生在公元前 256 年左右，不知何据，大概是要和皇甫说拉上关系。如果张良不是大于刘邦数岁，则刘邦大概不会一听张良说项伯长于他就马上说要“兄事之”。若按《曲礼》“十年以长则兄事之”的说法看，张良怎么也得大刘邦五岁以上，刘邦才好说要“兄事”比张良大的项伯。若以皇甫说计，刘邦生于公元前 256 年，则张良至少应生于公元前 261 年或更早，那么要以张良生于公元前 261 年算，到秦灭韩的公元前 230 年时，张良已经过三十岁了，还能说“良年少，未宦事韩”么？再者，张良圯上受书时，当在公元前 218 年博浪沙袭击秦始皇后不久（圯上老人尝言“后十年兴”，“兴”指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 209 年，时间也合得上），圯上老人犹呼张良为“孺子”，若以张良生于公元前 251 年计，此时三十岁多点，还说得过去。若以张良生于公元前 261 年或更早计，则此时张良已四十余岁，再呼“孺子”是否有些说不过去呢？

而若以臣瓚说计，刘邦生于公元前 247 年，则张良即便生于公元前 251 年，也比刘邦大四五岁，则刘邦因张良而“兄事”项伯，也说得过去。

这是一个关键点，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刘邦说“兄事之”的时候是否是玩弄权术、以曲求伸？张振台先生就认为有刘邦玩弄权术的可能⁵，这也不无道理，以刘邦之为人，他能做得出来。但这样认为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刘邦比张良大，他是把自己降低到张良的年龄随着张良“兄事”项伯，这样既给张良面子，更给项伯面子。如果张良确实比刘邦大，则刘邦就没必要在这里“玩弄权术”，顺理成章地就可以“兄事”项伯。施展权术，临机买好，固非不可能，但也只能是一种“可能”，在有其他可能的情况下，此一“可能”作为证据的力量就显得弱了。

3、项羽与刘邦“约为兄弟”

《项羽本纪》：“（项羽）初起时，年二十四。”这个“初起时”是指秦二世元年，即公元前 209 年天下反秦之事起，以此可推算项羽准确生年为公元前 232 年。刘邦与项羽共事怀王，约为兄弟。若以皇甫说，即刘邦生于公元前 256 年计，则其长项羽二十四岁；若以臣瓚说，即刘邦生于公元前 247 年计，则刘邦长项羽十五岁。长二十五岁而兄弟相称，是否有点说不过去？张耳居外黄时，与陈馀善，其时张耳也不会超过四十岁（论证见后），陈馀少于张耳，也应在二十岁上下，而陈馀

⁵ 张振台《驳〈汉高祖刘邦生年考〉》，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第 50 页。

父事张耳⁶，此或可参照。这样，刘邦生于公元前 247 年，长项羽 15 岁，约为兄弟，于理较长。

4、张耳与刘邦

《张耳陈馀列传》：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

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馀非庸人也。馀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即一，张耳“少时”曾见过魏公子；二，在秦灭魏之前，张耳曾做过魏国的外黄县令；三，陈馀比张耳小很多，“父事张耳”；四，秦灭魏后，张耳仍居外黄时，汉高祖曾经从张耳游数月，当时高祖未为官。

魏公子殁于魏安釐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 243 年。若张耳见过魏公子，并为其客，至少那时他也要十几岁。张耳卒于汉五年，即公元前 202 年，1978 年石家庄小沿村发掘汉墓，墓主男性，卒时年龄在四十至五十岁，或谓张耳墓⁷。若此墓确为张耳墓（也有反对意见⁸），而其所推算墓主卒时年龄又误差不大，今以五十岁计，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 252 年。这样，就是魏公子死的那年张耳见到过他，则张耳那时也就九岁，说“少时”，勉强说得过去，但一个小孩子也能做魏公子的“客”么？又据上引张耳的传，公元前 225 年秦灭魏，此前张耳做过魏国外黄县令，做外黄县令前，已娶妻。若张耳生于公元前 252 年，则秦灭魏时他不到三十岁，既已成家立业矣。汉高祖应是在这时或稍晚，到外黄从张耳游的。从“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的叙述语气上看，高祖似是少于张耳。则高祖断不能生于公元前 256 年。

这里也有两个疑问，一个是在石家庄发掘的那个汉墓究竟是不是张耳墓，今尚存异议。第二，魏公子殁时张耳才不到十岁，见到过魏公子大概不成问题，但为魏公子“客”，就颇觉牵强。

如果从古礼之“三十而娶”之说，则张耳在秦灭魏的公元前 225 年之前就娶妻了，这时他应该 30 多岁了。那么他可能生于公元前 255 至 260 年，魏公子殁时是公元前 243 年，那么他见到魏公子时，也就是十二三岁或十七八岁的样子。从“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的叙述语气上看，高祖似是少于张耳。而《魏公子列传》载：“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帝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则高祖之闻公子贤，是否是在从张耳游时，闻于张耳之口耶？那么

⁶ 参见《史记》卷 89《张耳陈余列传》。

⁷ 参见李发林《战国秦汉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⁸ 孙贯文、赵超：《由出土印章看两处墓葬的墓主等问题》，《考古》1981 年第 4 期。

秦灭魏时的公元前 225 年，高祖还是个小青年，应在 20 岁或多一点。则其生年为公元前 245 年左右，则接近臣瓚说的公元前 247 年了。

5、樊哙的“证据”

《樊郤滕绛列传》载：“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又，《高祖本纪》有“令樊哙召刘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诸句。可窥知樊哙当时已是能自食其力（“屠狗为事”）的年轻人，且一直与高祖亡匿于芒砀山。与高祖的关系不一般。年龄应是相差 10 馀岁的同辈人。有两点可证其年轻：一是传中写他在灭秦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屡书“先登”“陷阵”，是二三十岁人的样子。第二是于戏下鸿门宴上，项羽称其“壮士”，当时项羽 27 岁，樊哙这时应该比项羽还年轻或相若。另有两点证其与高祖年龄相差不会太大，顶多十几岁。第一，他娶了吕后的妹妹吕嬃，吕后有二兄一姊，下有一妹。吕后、吕嬃二人的年龄相差不会太大。则樊哙与高祖年龄也不会相差太大。第二，高祖从祖弟刘泽娶了樊哙与吕嬃的女儿。刘泽与刘邦是一个曾祖⁹。刘泽娶樊哙女，至少在吕后七年（公元前 181 年）被封琅琊王之前¹⁰。此前大概也是吕后为刘吕联姻以固权，把吕嬃的女儿嫁给了刘泽。他应在吕后年间娶的樊女，而以最小年龄估算，樊女嫁时若 15 岁，则其生年应在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到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之间。以此推之，樊哙娶吕嬃应在公元前 203—公元前 197 年之间。应是汉建国前后。若樊哙时 30 岁，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 230 年左右。若以臣瓚说计，刘邦比樊哙大七七八岁；若以皇甫说计，则刘邦大樊哙二十六七岁。比较而言，似以臣瓚说计为宜。

6、项伯的“证据”

《项羽本纪》载：“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陈直曰：“在同父兄弟中为‘伯’，在共祖兄弟中为‘季’，故名‘季’字‘伯’，至今江南各地风气犹然。”¹¹项伯乃项羽之叔，又较张良年长，项羽在戏下时（公元前 206 年），当 27 岁；张良依前考，当 45 岁左右，而项伯此时或不会超过 50 岁。在鸿门宴上，项伯能仗剑抵项庄舞剑，项庄意在沛公，则其来势不谓不猛，项庄是项羽的堂兄弟，也应该是年轻人，项伯稍能抵御¹²，则其年龄或在四十七八，不会过大。以此推之，则小于张良的刘邦，此时应在 45 岁之下。而若以臣瓚说计，此时刘邦年 41 岁，以皇甫说计，则刘邦 50 岁矣。当以臣瓚说为长。

7、刘邦与刘交

⁹ 《史记》：“刘泽者，诸刘远属也。”《汉书》：“泽，高祖从祖昆弟。”今姑从《汉书》。

¹⁰ 参见《史记·吕后本纪》。

¹¹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 28 页。

¹² 《项羽本纪》：“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再说高祖的同父异母弟刘交，刘交的孙子刘辟强，在汉昭帝初时已经年八十¹³，以昭帝元年（公元前 86 年）上推 80 年，是文帝 14 年，即公元前 166 年。而刘辟强之父刘富是刘交的第四子，设若刘富 30 岁生僻强，则刘富应生于高祖 11 年，即公元前 196 年。因刘富是刘交的第四子，设若生刘富时刘交已经 40 岁，则刘交的生年应在公元前 236 年左右。若按臣瓚说，高祖生于公元前 247 年，则刘交小于高祖 11 岁许；而按皇甫说高祖生于公元前 256 年，则刘交小于高祖 20 岁许。刘交与卢绾常侍高祖，出入卧内，卢绾与高祖同岁，而一个小 20 岁的人与他同出入高祖卧内，且“传言语诸内事隐谋”（《汉书 楚元王传》），似未如小 10 岁说得过去。

8、贯高的“证据”

按：《张耳陈馥列传》：“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鞞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罽，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馀，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何焯曰：“高祖尝从张耳游，贯高、赵午故等夷之客，故怒。”这时（公元前 200 年）贯高、赵午等张耳的门客，若六十多岁，张耳活到此时也应该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则张耳应生在公元前 260 年左右。如上述而推之，高祖若比他小十余岁，还是说得过去的。则迹近于臣瓚的公元前 247 年说了。

9、周昌的旁证

《张丞相列传》：

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悼周昌。

按，高祖为汉王时得戚姬，是公元前 206 年后事。此云“高帝方拥戚姬”，自是高祖称帝之公元前 202 年后事。看“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诸句，高祖是何等年龄？若以皇甫说，则此时高祖当五十四五岁了，而若以臣瓚说，则此时高祖四十五六岁。哪一个更合有如此言行？

10、卢绾的旁证

《韩信卢绾列传》载：“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这里的“壮”，还是应该理解为长大之后。卢绾在汉建国后被认为“反”了，他在边境上等着高祖病愈，欲亲往朝廷解释，可是高祖逝世了。因为卢绾与高祖同岁，从他并没有想到高祖会死来看，可能这时的高祖还不至于老到什么地步。

11、石奋的“证据”

《万石张叔列传》载，汉二年（公元前 205 年）石奋年十五，高祖娶其姊为美人。未闻有

¹³ 参见《汉书·楚元王传》。

生子，然今人考证高祖之诸姬尝为其生女，所谓“四公主”者¹⁴。则石美人或为其生育过，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设使石美人当时 20 岁左右，则其生年当在公元前 225 年左右，高祖其时或长之于 20 馀岁（依臣瓚说计），或长之于 30 馀岁（依皇甫说计）。意前者为宜。

三、《史记》文本中皇甫、臣瓚两说均可说通的依据

1、从王陵年龄的推算看

《陈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以《礼记》《曲礼上》：“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以此推之则高祖应小王陵十岁或十余岁。但也有可能王陵只是比刘邦年长，未必就如《礼》之规定。后来的《三国志·张飞传》载“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或可参酌。然王陵生年不之知。王陵曾救过张苍，《张丞相列传》：“张苍德王陵。……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尝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张苍“父事”王陵，按《曲礼》“年长以倍则父事之”郑笺曰：“此谓乡里之中，非亲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长倍己，则以父道事之，即父党随行也。”按照这个说法推知，王陵应该比张苍大二十岁或二十馀岁。张苍卒于汉景帝前五年（前 152），传载：“苍年百有馀岁而卒”，那么以最保守计，张苍应生于公元前 252 年。若王陵比张苍大二十岁，则王陵应生于公元前 272 年。而汉高祖“兄事”王陵，则应小王陵十岁或十余岁，则汉高祖应生于公元前 262 年或以前数年。若按皇甫谧的公元前 256 年说看，则迹近于此，若按臣瓚的公元前 247 年说看，就差的远了。

但这个推算也不是没有问题。汉高祖“兄事”王陵，则推知王陵比高祖年长，大概不会有问题。而张苍“父事”王陵，是不是就一定说王陵比张苍大二十或二十馀岁呢？张苍之“父事”王陵，只是年龄大小的问题么？因为王陵救过张苍的命，则张苍父事之是否有一种感激其活命之恩，视其如再造父母的原因呢？《张丞相列传》中载：“张苍德王陵。……及苍贵，常父事王陵。”从“德”字上看，而且是张苍富贵后才“父事王陵”，这里面有很重的报恩因素在。所以王陵未必比张苍大二十或二十馀岁。或许只大数岁也未可知。这从汉人的习惯上也略可证明，如《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窦婴与田蚡是同辈人，固然窦大于田，但也不至于大二十岁。又，述窦婴与灌夫“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陈直曰：“《汉书·序传》叙张耳云‘张陈之交，游如父子’，与传义正同，盖两汉人之习俗语。”故所谓“如子姓”、“如父子”和“父事之”若同，年龄大小盖无定数，关系亲近才是正训。这也可以推知，高祖未必比张苍大，若张苍生于公元前 252 年，比他大的王陵应生于公元前 252 年之前，有可能在公元前 260 年之后，则比王陵小十岁左右的刘邦的年龄就靠近公元前 247 年的臣瓚说。若王陵再大些，则刘邦的年龄就靠近公元前 256 年的皇甫说了。

2、从高祖自身说

¹⁴ 参看王子今《张家山汉简〈秩律〉四“公主”说》，《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九辑，三秦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

《高祖本紀》：“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史記正義》：“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爭，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所謂“及壯”，按《曲禮》曰：“三十曰壯。”則高祖為亭長時，當三十或三十餘歲。而“亭長”一職，按《史記集解》的說法，是秦朝法定的，則應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的事。則最保守計算，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公元前 221 年，高祖即為亭長，上推三十年，即公元前 251 年。接下來《高祖本紀》又記：“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此事似當隸於始皇即皇帝位第二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 220 年。《始皇本紀》載：“二十七年，始皇巡陝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這是秦始皇即皇帝位後在其首都周近的一個大工程，從《高祖本紀》述事的上下文意看，這次去咸陽服勞役，應是高祖為亭長之後的事。若從此年（前 220）往前推三十年，則高祖生於公元前 250 年，若此時高祖三十餘歲，則其生年的推算就接近公元前 256 年了。

這裡還有個疑問，是所謂“及壯”的“壯”，在司馬遷的語彙中，是否就是《曲禮》所說的“三十曰壯”此一含義？揆之《史記》中所言及的“壯”與“及壯”，似是指長大，而並未有明確的“壯”指“三十”的意思。特別是《吳王濞列傳》中說到高祖因當時“無壯王”以鎮吳地，便封劉濞為吳王，而當時劉濞只是二十多歲。又，《呂太后本紀》：“（張）辟疆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¹⁵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後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按，這些“壯”字，皆不可以三十歲計。

3、從劉肥的年齡推算看

高祖之孫、劉肥之子朱虛侯劉璋，呂太后崩之前一年，即公元前 181 年，他“年二十”¹⁶。則劉璋應生於公元前 201 年。劉璋兄劉襄繼其父劉肥為齊王，是為劉肥之長子。今不知劉襄生年，以劉璋推，假設劉璋與劉襄間無多兄弟姐妹（權將夭折的也推算在內），則劉襄大概比劉璋大兩三歲。則劉襄生年約在公元前 203 年前後。再以此推劉肥生年，我們設定劉肥二十五歲生劉襄，則劉肥約生於公元前 228 年；若二十歲生劉襄，則劉肥約生於公元前 223 年；若取其平均數，則劉肥約生於公元前 225 年。以劉長二十多歲就有三個兒子看，劉肥生劉襄時，也不會太大。且秦末亂時結婚生子概不會禮制規定。劉肥是高祖的非婚生子，《齊悼惠王世家》：“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史稱“好酒及色”，年輕時蓋不檢點，偷外婦而生劉肥。若以劉肥約生於公元前 225 年計，上推高祖生年，則若高祖三十歲生劉肥，高祖約生於公

¹⁵ 韓兆琦先生曰：中華本“帝”下有“壯”字。張文虎曰：“‘壯’字疑衍。”按：張說是，後文有帝曰“我未壯，壯即為變”。可知此時帝猶未壯也，今依張說削“壯”字。（《史記箋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第二冊，第 775—776 頁。）

¹⁶ 參見《史記》卷 52《齊悼惠王世家》。

元前 255 年；而若高祖二十岁生刘肥，则高祖约生于公元前 245 年。若取平均数，则高祖约生于公元前 250 年。则皇甫、臣瓚两说皆勉强说得通。

又刘盈生于公元前 213 年，刘肥来朝时，以刘盈对他的尊敬程度看，他比刘盈大十多岁，或说得过去。

4、关于黥布说“上老矣”

《黥布列传》：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故遂反。

按，论者常以此条为证，言黥布反于汉十一年，即公元前 196 年，第二年高祖崩，若按皇甫说，高祖崩时六十二岁，则黥布言“上老矣”若合符节，而若以臣瓚说，则高祖崩时年五十三，则还称不上“老矣”。董家遵先生主此说。但反对意见也有，如张振台先生即列出一些证据谓秦汉时五十岁以上即可言老。所以这有待于将司马迁述史语汇中的“老矣”句统计辨析出他的指义来。今考《史记》文本，“老矣”句除上举《黥布列传》，凡 12 见。其中“年老矣”2 见；以物说人“老”的 1 例；自说自“老”的 4 例（含一事两传互见者 2 例）。和《黥布列传》句式句意相同即皆说他人“老矣”的有 5 例：《晋世家》2 例为“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白起王翦两传》1 例为“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吕不韦列传》1 例为“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扁鹊仓公列传》1 例为“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其中与《黥布列传》“上老矣”句最接近的是 2 例：《晋世家》“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和《吕不韦列传》“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这两例都是说君王“老矣”，与《黥布列传》的“上老矣”是同构同质的。则此“老矣”，均是指上了岁数，并非确指 50 岁以上或 60 岁以上。

又按，《吕太后本纪》载：“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祿善。”按，酈商，“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¹⁷公元前 209 年，酈商聚集一些年轻人起事应陈涉，是时他也不会年龄很大。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从破臧荼，犹“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这时的酈商可能也不过 30 岁。吕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酈商卒，他死时也就是五十多岁。所以此前说他“老病”，就是上了岁数，身体不好的意思。黥布说刘邦“老矣”，也是指的这个意思。那时，刘邦也病得很厉害。

四、结语

归结上述诸项，本文做了一个约略的统计，为清晰起见，列《汉高祖生年推测表》如下：

参照人物与 刘邦关系	参照人物生 年	推导过程	所推刘邦生 年	有无疑问	可更动余地
1、刘仲与刘	公元前 251	通过刘濞	臣瓚说（前	无	

¹⁷ 参见《樊酈滕灌列传》。

邦	年左右		247) 较长。		
2、张良与刘邦	公元前 251 年	通过项伯、张良父平、秦灭韩。	臣瓚说(前 247) 较长。	略有, 不大。	
3、项羽与刘邦	公元前 232 年	通过项羽生年确认	臣瓚说(前 247) 较长。	略有	要确定“约为兄弟”的最大年龄跨度。
4、张耳与刘邦	公元前 252 年	通过魏公子卒年、考古发现、刘邦从张耳游。	臣瓚说(前 247) 较长。	略有	有。
5、刘肥与刘邦	约为公元前 228 年	通过刘璋、刘襄	公元前 256 年与公元前 247 年两种可能都有	有	刘璋年龄确定。只是依刘璋年龄对刘襄、刘肥及刘邦年龄的推测不确定因素太多
6、王陵与刘邦	约为公元前 260 年	通过张苍父事之、刘邦兄事之。	公元前 256 年与公元前 247 年两种可能都有	有	有, 对张苍“父事”王陵的分析
7、刘邦自身		通过刘邦任亭长的时间推测	公元前 256 年与公元前 247 年两种可能都有	有	对“及壮”的年龄段的认定, 以及刘邦徭役咸阳的时间确定
8、黥布		对“上老矣”的分析	公元前 256 年与公元前 247 年两种可能都有	有	“老”有两种含义的分析。但《史记》文本中, “老矣”似无明确年龄指向。
9、周昌		《张丞相列传》中刘邦逐周昌、骑其项	臣瓚说(前 247) 较长。	有	有
10、卢绾		与刘邦同日生。从卢绾似未想到刘邦死看	或臣瓚说(前 247) 较长。	有	有

11、石奋与刘邦	前 220 年	刘邦娶石奋姐为美人	臣瓚说（前 247）较长。	略有	刘邦战马倥偬间是否有心娶一个小三十多岁的女孩？
12、樊哙与刘邦		樊哙起事时为青年。娶吕后妹为妻。樊哙与吕嬃之女嫁刘泽。	臣瓚说（前 247）较长。	略有	刘泽是否与刘邦同一曾祖，《史记》《汉书》说法不一。
13、刘交与刘邦		通过刘交孙刘辟强（参《汉书》）	臣瓚说（前 247）较长。	略有	从孙辈上推刘交生年，不确定因素亦有。
14、贯高与刘邦		贯高为张耳故客，或略长于刘邦	臣瓚说（前 247）较长。	有	贯高等的年龄与张耳的年龄是否相若？
15、项伯与刘邦		项羽之叔，又比张良大；且尝于鸿门宴仗剑抵项庄，其时年龄或在四十余。	臣瓚说（前 247）较长。	略有，不大。	张良年龄的确认。

按，这里有十五项统计数据，9、10 两项只可以作为旁证。其余 13 项中，接近臣瓚说（前 247）的有 9 项，两说皆可的有 4 项。接近臣瓚说的 9 项中，有 1 项无甚疑问；2 项稍有疑问，但不大；5 项略有疑问者；1 项有疑问者。接近皇甫说的可以说有 4 项，但都有疑问，多可以归为两说皆可。因为接近臣瓚说的项数多，又因为其所占项数中有 1 项无甚疑问，2 项无大疑问，特别是对刘邦兄弟三人的年龄考释，再加上若干项的佐证，则我们或可先以臣瓚说为是。但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即接近臣瓚说的 9 项中有疑问的 1 项，即从贯高等年龄推高祖生年一项能否消除疑问，或至少此项可以存疑不问。其二，两说皆可的，要分析出接近哪一说更近情理。通过进一步考证是否能接近臣瓚说。如果两条线路皆通，就能基本确定臣瓚说的合理性。

按，从贯高等的年龄推高祖生年的一项，疑问难以遽然消除，但至少可以存疑不问。

两说皆可的 4 项，第 7、8 两项，从上文分析看，至少“及壮”不一定确指 30 岁；“老矣”亦不必指 60 岁以上。第 6 项通过上文对张苍“父事”王陵的分析，亦可以接近臣瓚说。唯第五项依刘璋年龄对刘襄、刘肥及刘邦年龄的推测不确定因素太多，则不能遽然尊臣瓚、皇甫任何一说。

于此推之，则臣瓚说或为可信，则汉高祖生年断为公元前 247 年为宜。